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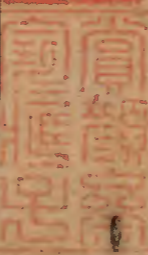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15
冊數	6 (1)
函號	308 204





水東日記序



同里後學俞允文撰

水東日記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其書專於記事最古綜今闕諸軍國號為通博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淞水之

東名為水東日記云公名盛字與
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舉進士
拜兵科給事中 英帝北狩六
師陷土木九月 擲王即位虜益
屯逼都城公時屢奏封章皆當
世急改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

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兼管屯田獨
石馬營等處軍務公方有功于邊
以父憂去職 英帝復起公喪中
令無遂服擢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兩廣公至則從征蠻府梧州兩
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通鹽利

令商賈得出境市鬻 憲帝以位轉
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公至益開
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餘匹
繕治屯堡七百餘所 上嘉公忠勤
且錄兩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
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卒賜

謚曰文莊公精明經術練達制
度廉恭孝友兼體數器當板
蕩艱危之秋而先能奮忠言嘉
謨以匡翼其 主自初官通歷三十
餘載受事三世凡 國家大議無
不關決於公眷遇甚篤然位不滿

德年不迨老而諸公咸有不盡
用之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
襍客惟購書萬卷日耽翫以自
頤殆廢寢食故其它所著述於
諸公為多公之身孫恭煥文雅
醞藉能遵其祖德因出斯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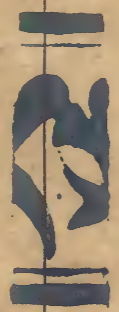
屬余題叙其首遂謹述公之豐
功偉德被於當時而之以儀範
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若閱
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此先高祖日記始刻於常熟徐氏者先高祖身歷三
朝忠廉大節名重天下博學好古平生著述甚多此
特一種耳記中凡事絜軍國及前輩遺文軼事足
為史家徵信即片言瑣語可助談麈者亦復採錄宜
為海內所珍賞非他小說家比也徐氏刻行已久嘉靖
中始持板求售先君命予購之止三十八卷取家藏本
校閱遺後二卷癸丑歲補刻完之予小子荏苒無成不
克仰續先緒願惟先世著述流傳未廣實子孫之責
因命工印行特綴數語以示後人用致過佚之懼云括

水身日記
卷一
一
蒼山人玄孫恭煥識

先君官杭州抽分日有奏議日記之刻方擬嗣刊全集會差
滿不及為日記即此本是也乙酉兵燹兩書板幸存願先
君自國變後卧病不問家事書板度置塵閣中遂無省
記者比年予始昇出簡點已失數葉奏議所失尤多因命
工補刻會從族人處覓得舊鈔本兩冊上有延撫宣府關
防蓋先公當時錄本也二泉兄又貽予舊刻本六冊末二
卷字蹟微異即先曾大父所購徐氏本補刻是之者也
鈔本多謬字而徐氏本尤甚且多用檯頭直似章奏體

字蹟亦已漫漶度先君時板久不存矣因取三本參互讐
勘是正頗多尚有字義可疑而三本相同者姑仍之不敢
以己意妄改也先曾大父嘗屬執友俞仲蔚先生為作序
文向未入刻茲求相廬朱子重錄付梓又此書本不必編目
而書賈每以無目錄疑非完本因增編目錄於前然率意
標題深恐未得當也康熙庚申歲長至日七世孫方蔚
謹識



水東日記目錄

卷第一

正旦冬至節導駕	晦庵小學定本
王忠毅打得勝鼓	徐元玉王通進策
奏劾各有機會	翰林文字潤筆
土木六科點差	記殺馬順等事
奏請午朝	奏黜寺丞馮必政
漢晉唐宋戶口數	京都賀節禮
議王琦事	太祖御製文集
三楊兩王	奏選官舍操習
會奏遣使迎復	沈簡庵詞翰品行
王孟端遺事	會議迎復儀注
糾彈不承密旨	試題不知出處

卷第二

太上聖節請朝賀

葬地蛇盤兔

于節菴先世行狀

讀卷填榜名次

開平王祠

尹鳳岐詩諷時事

楊鴻臚讀卷求代

妄稱細作

起航船

奏彈內官善增

看議何觀

編次文集

解古觀放榜對答

李祭酒

南都人物之盛

龔遂榮揭帖

顧都御史聲望

題秋胡圖詩

姚榮公小像

墓次焚黃

卷第三

詹孟舉篆書

避天字

張漢傑拒叛賊

論王子明寇平仲

曹雲西

詹孟舉挽袁華詩

吳思庵遺外孫詩

僧無言

僧景燮宗潮

廉夫題風雨歸牧圖

諸公才學心量

前輩存心

黃狀元墓

莊伯和談諧

蔣司訓

沈夢萱試榜文起語

朱文公論用韻

郭定襄整暇

長陵所賞書畫家

鴉鵲石

誤用古人爵諡字義

燕山

吾訓導請俸

李無易家舊物

莊公瑾書畫

小李

郁氏錢氏先墓

余尚書遺事

不棄殘紙

卷第四

傲宋王十李三詩

蘇松依私租額起稅

瞿泰安

陳祭酒至誠

車字尺遮切

劉洗馬諱語

錢子子

王抑庵誦古詩自寬

盧公武兄弟	范啓東述前輩語
歐蘇書蹟多少	聶大年警句
楊洪委任甚重	記會議異同諸事
國朝狀元官位	請確
鮮于困學壙志小像	土官名同實異
人多平少	大學經傳次序
晦翁論追禮外氏書	方言暗合古韻

卷第五

左都御史	總督軍務
胡忠安自述三事	時將不敢專殺
廣西先後守將優劣	聶大年桃符
鄭武安剛正	徐興安論將
勅詞與部奏違異	英廟友愛至德
張夏各推所長	氏族大全多誤
珠池採珠法	採珠數
范德機書海角亭記	劉廉夫左遷絕句

內閣機宜不密	廣西帥府隸鄭牢
楊文敏論進諫有方	近事所始
于節菴遺事	吳思菴小學集解
李祭酒哭姪詩	盧重齋遺事
奏旌脫網王晟死節	山歌

卷第六

參贊軍務	馬良失寵
紀載張大太過	大同賊婦節烈
魏軒兩公清操	兩術士兩弁退讓
六科衙門	喜信和勇
都御史獨處夾室	嶺北廣西瀋祠
試錄	學士進官
奇夢	都察院堂扁
周新遺事	春帖徵兆
洪武大臣賜第	不序經解
奏止議事官入朝	陳祭酒篤於故舊

節省貢使供給
卓筆峰兩詩
陶九成著書
教官不得任御史

郝直修東城記
王元章畫梅
生物足供人用

卷第七

後人把滑
玉堂賞花集
歐公再塔之謬
歐公與姪帖
陳僖敏寬厚
歐公撰范文正碑
黃少保才識
書簡後具禮
張雲門書印譜後
玉帶生卷
豐文慶復清敏故園
陳嗣初文章

沐敬抗直
交趾偽學士誇誕
陳登諛語
不信尅擇
司馬歐陽兩公薦士
詩有唐氣
大臣恩寵之盛
圖記
制勅符璽
俳優語
沈孟端
金英闢南遷議

何文淵自經
蔡琰南歸圖

喜寧之叛

卷第八

劉詹事遺事
衣和庵主
鄭氏先世回定儀狀
顧魏二公歸榮令終
范氏家譜世系
楊文貞公遺囑
宰相須福德才量
元金臺集刻本
韓令公真贊
興學勤教

張文翔
交誼厚薄
蘇公清虛堂詩
方希直不拜佛
陳古菴經紀梁氏
論黃霸丙吉
東坡赤壁賦真蹟
張養浩全集
訛異等字

卷第九

圭齋題彭氏程文
夏忠靖鷗吻詩

酌定白鹿書院記
院畫皆有名義

東里抑菴春帖
宋儒批選文章

劉三吾與陳南賓書

卷第十

崔清獻與吳彥書帖
描朱

黃山谷發願文
乘轎事原

蘇人文學之選
占命決王石位壽

崑山塘浦水利
塑工傳名

范裴崔周詩詞
范公歐公手書

納還使北進冬衣疏
碑銘不著撰書人名

蘇秉衡論詩
栢子庭注磬疏

垂覺垂角
石川張子才詩

彭狀元失朝
官制異常

東里送楊彥謚詩
俗語見唐詩

大言無實
奏本題本

山谷跋黃夢升墓銘

卷第十一

記王軫父家書事
仁廟賜徐善述書詩

元寶
戲言取怨

虞文靖朱宜人墓碣
呂忠肅遺詩

晦菴考定歐公事蹟
阮太監修營勞績

卷第十二

商氏先世公牒
胡石塘送諸生詩序

宋薦錢時省劄繳狀
張伯緒格言

楊文敏碑誌等不同
日記故事

姚鉉文粹自序
劉貢父詩話

卷第十三

鄒弈等詩文
唐孫府君誌石

謝友規文賦

卷第十四

宋元絳閔忠詩石刻
題清風嶺詩

王抑菴絕句
厲布衣

廬陵李布政禎
耽犁手卷
西湖俗謠

波羅蜜樹實
二程遺書
推命論相近事

卷第十五

陸放翁家訓
呂尚書馳峰之戲

楊大理詩話

卷第十六

宋名臣言行錄
編類詩集誤收
真清二韻不通用
武安陽武兩侯遺事
榮辱進退等事有命
廬山野燈
議論詩中用事
江氏譜記賴布衣事

銅鼓
打呵欠
進士題名錄
毛牛饗羊
文字等語識宜避
東里還家詩
劉宗器送行詩

卷第十七

釋清濬廣輪置理圖
御史遷謫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

都御史題名
兩廣地圖

卷第十八

各姓宗圖

卷第十九

孔氏父子奉上諭記
太祖名杜戮勅旨
黎恬記何忠詩并和

太宗重修孔廟碑文
宋文鑑編書始末
呂公磯

卷第二十

虞文靖復楊子牧帖

雪菴長語
范文正公家書
文山文集

西齋和陶集
三蘇文集
記辛未廷試事

卷第二十一

周益公詞科舊稿跋

鄉飲酒禮
黃氏日鈔
小說戲文

王叔英禱雨文
吳正道六書之學
李易安春詞

卷第二十二

周禮序

府衛官旗軍人數
楊文貞歸田趣詞

卷第二十三

守衛四城官軍揭帖
文潞公新修文廟記
許可用鄉賢祠堂記

夏忠靖謔語
銀青金紫

巧對

李性學文章精義

王交山論寇準李綱
孟氏祖庭圖記

薏苡仁治疝疾

卷第二十四

釋老侮孔子圖

熊天慵修大成殿記
史官以心術為本

清風嶺碑

正統辨
高元之變離騷

李安成十九首註
東里寧國府學記
魏國公臨喪有禮

卷第二十五

歌風臺詩

太清樓特宴記三幅
俞行之題西湖畫

清和恭靖圖書

用古人語
袁伯長家世

塲屋文字無疵者少
謝子蘭辨惑編

文丞相子陞
碑刻撰書人皆非實
吳思菴題錢氏畫像

蘇天爵元文類
唐英衛二公墳制
寰宇通志

卷第二十六

錄諸子論詩序文
南京兩法司故事
江浙文物之盛

于王兩公高致
張泰拒石彪索瓶
岳季方荅客語

卷第二十七

姚文公陳希亮碑
幼善屬對

李杜器識不同
虞邵菴三像

高昌王世勳碑
烟墩收貯糧食柴水
三母俱被榮命
結銜有一定之序

曹濮河水之患
糾劾多出上旨
堂上官出自甲科
偏忌不喜甲科

桂孟平六詩
宣府儒學聖像
史記所載非實

懷來石橋遺址
于節菴夫婦畫像

卷第二十八

楊文貞敘譜至多
許文忠交吳閑閑
殺虎及射野豕法
前元加封孔子制碑
禽聲類人言

文章正宗敘論
許中丞舊第
舊碑石
論興安
稟受厚薄

卷第二十九

六科舊僚題名

卷第三十

社稷設壇石主為正

城隍神

于少保文山像贊

虞雍公誅蚊賦

晦菴荅王子令二書

傳神

卷第三十一

江南渾潮塞北風沙

偷驢賦

圭齋許氏贈公碑

集句成識

海市

土薄歲入少

緝事軍

卷第三十二

石亭新第

晦菴真蹟

山西置里圖

龔鈍菴民風詩

虞雍公奏議序

卷第三十三

蘭亭禊圖詩序石刻

韓魏公墳

巡按御史

西園雅集圖臨本

卷第三十四

禱祈道釋文

太監陳蕪恩寵

西園雅集人數

白樂天畫像

宣府衛所屯堡等數

窾外同事諸將

卷第三十五

中堂事記紀行錄

元重建羊太傅碑

卷第三十六

詩林廣記叅評

卷第三十七

記瀛國公事

虞臺嶺觀音堂記

廣寧伯父子名諱

王惲徵夢記

楊文敏御賜圖書

葬穴昭穆

達達試馬

馬蓮花子

卷第三十八

太宗時任事十臣

黃東發社倉記

海角亭記全文

卷第三十九

寰宇通志序表凡例

卷第四十

詳記瀛國公事

楊鼎自述榮遇數事

脫脫封諡

人肉油點不圓

代邸金符冊寶

劉江本名榮

目錄終

水東日記卷一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鴻臚寺及科道導 駕等

官最先入 左掖門至 中左門立候天將明

趨進 華蓋殿前穿廊禮部尚書祭祀復

命行禮訖導 駕陛 奉天殿受 朝嘗記毘

陵胡公 奏尚書 尚音為上 其末云行禮畢請

上位看馬兩言大聲直說不類 奏事也

晦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修改又別爲題
詞韻語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修改益以古
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
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
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云嘗竊以爲所謂
首篇者卽今所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卽今外
篇嘉言善行二篇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
書板元至正十三年重刻元統癸酉燕山嘉氏
本有祭酒王思誠監丞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

識其晦庵所題乃在卷末目曰朱文公題小學
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矣吳思庵集解則曰
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者本朱子大全然
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未可憑也不知
思庵當時曾見此本否

王忠毅公爲京尹時公退卽坐後堂召鼓手打
得勝鼓以爲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
樹功名豈亦昔人喜聞擊鼓用兵之詩者耶
已已之變徐元玉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

水東日記 卷一
金英趣問計以南遷對英怫然不悅前成山侯
王通亦以挑策 京師外城壕爲太監興安所
鄙二事似皆未爲得也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
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卽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
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 聞
而澄忌之適 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附瑄
妄 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澄畏避
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

部 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
巡視兩浙鹽法俾治處州賊 奏賊平當代適
處州 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
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後耶已之俄而其
父山西叅政厚 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
素爲士論所短因 奏逮治之廷舉尋亦以他
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
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善舉皆當劾而
楷聚尤甚有 召還之 命下纔數日計其還

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為草疏適書人又
皆具既成視日尚未暮遂封進少頃得 旨楷
聚如所 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等將入
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添易原疏首尾而
廷論之楷繇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
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
錢可求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
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溥翰

檢第強予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
張士謙先生來一相者繼亦來相者目先生良
久首曰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先生大笑
而卻之曰吾永樂中為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
時年嚮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
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
費見悅帕向非吾弟貿易以資我我何以至今
日耶繇此觀之當時潤筆亦薄已
巳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

二科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其
次則盛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煇其次卽季聰
皆治裝矣未申間忽禮科約具 奏乞 點差
蓋章瑾憚行聞都察院尚寶司得 旨俱用次
一人因有此舉俄而六科 奏下俱掌印官行
而姚鮑因得盡節瑾竟以此得罪謫死乃知一
行一止死生榮辱固自有定私智小數之人乃
欲以區區心力勝之不亦愚乎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殿下駕御午門

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 旨朝廷
當別有處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
膝前免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叩首有
旨急籙王振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
聞惟儀公長號膝行而 前去袍服纔咫尺忽
王給事中竝衆中起粹馬順至 前曰姦臣黨
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闕間足履之下屍暴
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衛官候 左掖門
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較尉粹兩人

九東日記 卷一
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 駕
既行使人于門內伺外人何爲而惟聞此言以
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 大駕出后門禁頗嚴
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殺兩人者
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
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
儀公氣亦足多云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
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舡 朝下卽事

射魚酣笑爲樂或日晏始休柰何予因有午
朝之請 奏旣入 內批卽下刻日受 朝頗
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
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
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
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
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
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 奏以爲太

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
邪妄進身不繇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宮臣張文爲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

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爲民 詔從之焦

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漢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
武興復至永壽中亦僅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
十三國纔百四十餘萬耳晉武平吳後戶二百
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

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年不滿三百萬
高宗永徽元年漸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全盛時
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安史之亂耗
散至於武宗會昌中纔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
一百五十一五代逐處各有數十萬而已宋太
祖建隆初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至開寶
九年加至三百九萬五千四百太宗增至四百
餘萬真宗又增至八百餘萬仁宗天聖一千一
十六萬慶曆二年至一千三十萬八年則一千

九十六萬餘也包孝肅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冊題名滿幅已巳之變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

上皇於東上門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相接者朝下卽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貳邀大興楊公偕走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爲都指揮王琦奏龍旗寶纛事予與季聰謀議旣定二章同上
一章以釋

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

上所怒罪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預知也季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君父軌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

上付之言官旣不敢言若言官又不言軌等其何

水東日記 卷一
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
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竒古簡質悉出
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 賜劉
伯溫書誥等文及嘗見 賜孔祭酒書真跡皆
是也然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曾入刻
者尤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
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
文敏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
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
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
然也

盛 奏選 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
乞榜禁諭流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宥密大臣讒
盛於中者曰此事因給事中有子與官舍鬪鶴
鶉不勝被辱懷忿而有此 奏時盛有子僅再
周歲亦在原籍乃知古人無兄盜嫂之謗有之

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 奏虜 請
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
科道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
卿等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
以爲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王色稍不
怡曰當時 大位是卿等要我爲之非出朕心
少保于公繼對以爲 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

欲答使盡禮紆邊急耳辭暢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群臣旣出 文
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群臣言爾等固欲
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
耶衆未有答王公面發頰大言曰大人豈可爲
此言今日群臣皆在此皆 朝廷人一唯 朝
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
愈厲興安爲之語塞旣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
爲正副使以行 勅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及

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
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于才溺于僧
佛誤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不易干以
私惟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
真行皆佳尤長于詩有集二十餘卷先生端厚
謹恪好獎借後進皆出誠意而取與則甚嚴嘗
有季訓導者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
先生忽有思曰得非曩訐 奏有司者耶遽卻

之其友翌日固請先生爲易題計某以外之其
介又如此早年與兄自樂學士同在翰林遭際
列聖榮遇罕比而伯仲同居友弟之行無間言縉
紳中以爲莫及先生正統中旣得請致仕未
朝辭而遽聞變故言及輒隕涕行次直沽手書
近體一律寄予極其悲憤卒章有三秋景物偏
蕭索清淚平添衛水波之句今軸藏吾家
毘陵王紱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訂交皆一時
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

絕今古未達時盡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輿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毳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上皇駕將旋禮部累有會 奏言迎復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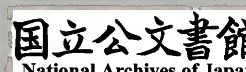
上屢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

畧輿情甚欣慰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

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點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眾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虞儀注之議繇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

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
 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
 為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事當 奏即自 奏
 何必要我連署耶會 奏外惟翰林簡討邢讓
 一 奏首有前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 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
 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 旨以為譏
 朕者也

初凡有彈糾必六科先承 密旨十三道則因
 之若不繇先言實自盛等始都督楊俊有罪自
 宣府還俟其鴻臚報名即預進奏明早舉劾兵
 部亦以此為言而不知其所託者俊之黨也俊
 又結鴻臚云昏晚得報以是盛等早將入 朝
 始知之盛與同官捧 奏詣 左掖門門內寂
 然惟窺見籠燭照地即扣門投 奏門隙中中
 官曰此際 駕將行何敢 進奏盛曰今早有
 當言事若有誤 進奏 駕出不得言即有罪



皆不可辭中官語塞遽趨走捧入既而楊俊就逮不復得請幸免矣此前未有也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

水東日記卷一

水東日記卷二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詔免朝

二年盛與季聰約當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

既而竊念今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

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目予言已不爲又沮人不爲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博以予言爲然近聞盧指揮奏許以來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居庸以北俗擇葬地以驗蛇盤兔爲上昌平侯楊洪赤城葬母處亦然意者地氣溫暖二物皆穴焉偶相值而相持亦適然耳昧者至爭地盜葬許訟連年惑哉

于節庵之先世有顯宦至其父幼孤貧流落雖知家世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黃鶴山有先塋其兄弟名山壽海壽耳節庵旣長爲董鏞先生壻先生藏書有元黃文獻公潛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慰于九思行狀可考節庵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爾然則人品家世託之名筆其效有如此夫董先生子中書舍人瑛與予隣居間語及此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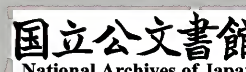
景泰二年予爲殿試彌封官知讀卷事第一甲

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
 卷諸大臣且曰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
 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
 判三甲也第一甲三卷閣老圈點畢將午三人
 者持詣 文華進讀午後填黃榜明早榜出矣
 蓋辰巳二時榜中人次第已判定若曰須一一
 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又聞試場卷子
 榜中榜外固有相去不甚遠者數盡即止無如
 之何因記周文襄公行部至崑嘗問及舉子曰

年少者多遺行彼氣銳利得且科第自有命耳
 當時甚訝其言乃知此老曾見此事敢為此言
 也雖然亦豈止科第為然哉

獨石城堡今開平衛治初陽武侯薛祿 奏築

城遷衛于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寔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
 角地以為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為百戶已
 有名因治第在焉巳巳春泉水果澁不流今則
 復汎溢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下



予相度撤其材以飭樓櫓營壁之經兵火者其
關將軍祠潔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
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
公碑文因諭于衆曰公有功 國家其收漠北
嘗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爲開平王
祠仍環書碑文于壁旣成始聞僧之言而益竒
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昌平爲楊王昌平
爲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節之最
能記予僅記其一首時應 詔舉賢良方正即
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
還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
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時預讀卷公素多笑
謔是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簡視訖收寘端
好衆以公少文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俄而
尚書泰和王公讀卷畢公徐起手卷子納案上
作一揖王公搖手却之公又一揖不交語斂容

而退於是王公代爲品第而還之衆錄是服公
之大用誠亦不偶然也

真定邏卒獲一人爲虜語甚習以爲先被虜見
留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
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爲偵伺耳守臣以
聞兵部 奏虜酋爲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
備紫荆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
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 奏宣府守臣不
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

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
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
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家人居 京
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匿于外
妄爲此言彼邏者從而傳會之耳此雖一事而
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
任事皆可記者

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
才好趁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

來船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甚且聞大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季聰偕六科十三道上言盡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旣成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群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益厚嫉大臣之儉小者也旣奏

上卽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復釋然迄今不復肆云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

仁廟時歲已巳布衣走闕下䟽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懋真定同知阮遷于三人皆竒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紫荆口時石亨爲時倚重偕于尚書治兵土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及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宜專用通衆黨之

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
重名 奏留之繇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
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
卒謙亦累有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古人製作名集編次多出於已各有深意存焉
或身後出於門生故吏子孫學者亦莫不然周
必大所識歐陽文忠公集亦可見已今人不知
此動輒妄意併輳編類前人文集如處州葉學
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江西文山先生

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四川等處宋學士文
覽者當自見之其尤謬則蘇州新刻高太史大
全集也太史缶鳴集九百八十七首後人足成
一千首大全集又合爲二千首其姑蘇雜咏一
書自有序乃爲牽裂置諸各體中如白龍廟迎
送神曲刪去本題并註引入曲類題曰迎神曲
送神曲云奈何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
臣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

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
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 旨下六科十三道
議以 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藁辭過罪觀
季聰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
諸君皆在索藁閱玉卻以

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
驅置之說固踈謬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
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
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槩指王直等爲老
猾非宜或可回悟

上心季聰言所引春秋公會戎于潛亦非胡傳本
意玉以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對盛以玉遂非
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不易或可若
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
憾吏部爲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藁不具此已輕
矣蓋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爲此說也
玉素于盛厚因附耳喻此意盛曰雖不具具等

耳藁必再易玉曰君奈何執欲佑觀乃謂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上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
劉球乎球之死人至今罪王振馬順諸君而爲
此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朝
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
日身計耶玉意若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
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爲進
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爲

老猾於是衆皆曰好而退既而奏入有旨
令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奏惟去
冒頭餘皆如舊藁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
二鎮撫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
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異耶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繫獄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
左右械取將就鞫焉俄又命錦衣指揮王某
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適

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某具以對

上稍悟 命仍就獄蓋王被 旨急趨出時與先
生相失於 端門左右而立俟於西長安門外
久之始得之守衛者曰罪人入久矣王急趨還
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
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
解以胡出身不繇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
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
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
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群立傳觀尚書王公曰
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趨就觀語多文而
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爲繇此而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 宗社計爾今都人一
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

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有
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
言此得之高學士衆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意屢以虜情多詐爲疑此所言若封進見朝
野同情或可感動

上心公走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
不得言以告于少保于第言使封進亦無妨
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謂告
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俄頃得旨繳進

時衆候諸塗扣之胡公欣欣言適三法司云不
可進已還之高矣茲復取來故遲耳王公有
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
同如此旋聞有龔千戶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
衣獄門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具奏
坐不應尋會赦得釋聞龔千戶其名遂榮惜
不曾識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勲舊之賢如襄城
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

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
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
卿楊公志勤脩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
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
清脩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惜乎
二公嘗請老而不得近爲南京十三道官詆其
貪戀時論爲之不平二公亦因是去矣噫如諸
公者今何可多得哉

題秋胡圖詩二首其一曰郎恩葉薄妾冰清郎

說黃金妾不謗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
孤燈其二曰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
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或云後
一首趙松雪作善爲秋胡解紛前首不知何人
作也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
或以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
去我何可徒言哉旦晚東朝房小憇前呵雙
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爲驗往往有挽驢駐

水東日記 卷二 十一
馬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惛伏
彈壓之實焉

劉原博嘗見姚榮公小像僅寸許周遭皆書公
詩句警聯如詠團扇云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
圓御溝詩云靜涵金殿影清斷玉街塵此類甚
多

別集詩題有折枝禽鳥者非也曰過枝可耳

焚黃之禮行於墓次蓋自宋世已然朱子亦云
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得贈謚其家則惟告廟

云今則世皆然矣意者流俗以加有官封必爲
明器人馬僕從類非祠廟中所可容亦以義起
然爾無他據也

思陵已入土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爲革
去千古之弊而百官俱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
以親老爲嫌不肯素服議者有有君無臣之譏
近日之論乃鑿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
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吏車帷當易紫以
青適未卽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于心

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此朱晦庵云

水東日記卷二

水東日記卷三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家用筆絕類秦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文號雪林客授孫至德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

錫塗之月夜携客痛飲稱瑤臺云其侈靡至是
蓋元氏習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
玉山可相伯仲他貴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
與焉雲林玉山事當別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
節可爲後世戒耳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奠云出內
閣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
窺霄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
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不無感於往事焉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爲縣吏坐累并子英
徙南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吳門山水隔陳雷
魚雁依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
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病誰料生兒是禍胎老
淚盡從枯眼出西風遙洒鳳凰臺葛芳蓀父晉
仲翁能誦此詩袁宗魯云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
有姻媿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
臯作亂遣人詣張請相結納爲應漢傑父子毅

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諸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吳思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騭二文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蓋懼其或至於驕而隳亦規諷之意也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偉然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終二公且然其於王欽若丁謂尚奚責焉

至訥無言福嚴寺僧善詞翰所交皆一代名人趙松雪馮海粟柯丹丘鄭尚左陳衆仲最後亦錢惟善輩有詩文真蹟在孫叔英家無言卷尚留寺中

福嚴寺老僧景燮頗能詩先人極與相好嘗中夜對飲時予八九歲侍几傍僧云夜深燒燭短

予應之曰話久引盃長僧大喜以予能記杜詩而予實未讀杜詩也景變瘦削有寒士氣澱山釋宗潮豐厚而凝重二僧爲一時鄉里所推先人嘗云潮外而變內云

楊文定公最善王簡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卽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誤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卽已之曹文襄性敏大篇下筆卽成馬狀元尚書措詞頗澁每爲文襄

所譏切馬不介也一日餞客所序文出文襄反復餘千言二王先生適在座文襄舉似之曰草草寫成耳二先生看讀畢僉曰才長才長諸公才學心量之不能同此亦可見

張仲珪先生家藏風雨歸牧圖楊廉夫題曰牧牛值風雨箬笠幾去手不在風雨前不在風雨後爲妄人改手爲首幸墨蹟濃淡隱隱可見不識古人用字意趣耳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授徒崑城自

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先叔祖手携家
 兄仲盞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
 堅不動或怪以為問曰讀書易耳為人難苟坐
 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為善教鄭有林先生
 初作先祠客有問資價者鄭對以工費之詳適
 希聲在座客退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
 工價若飲食日費略之可耳蓋好事須從臾不
 則恐沮其志也

夏忠靖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

鼓適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
 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始就寢胡毘陵尚書凡
 一新服成必入朝見 君後始常服見客楊東
 里少師一日新修廳事門成戒兒曹亟治具邀
 楊仲舉先生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
 仲舉蘇州人宋和王之後官至禮部尚書前輩
 之存心有如此者

嘗過光福葉子昌家閱其譜婿陳瓘宗人夢得
 皆有序所錄宋金紫棊恭公墓銘云塋貞山盧

熊郡志有蒸山又云裴恭葬真山者疑為嫌名
 改蒸為真耳以予觀之葉氏銘未必失實豈本
 貞山後人訛為蒸而真又譌於刻工耶時旁多
 蘇士有云姑蘇諸山惟真山可卜雨有雲氣上
 騰則雖晴必雨豈又以此而為蒸耶子昌與予
 同姓名尚有宋誥三通其二裴恭之子侏其一
 其外氏凌姓者云

鄧尉山中峯東北向居人相傳地名黃墳蓋宋
 刑部尚書黃狀元繇墓也贈工部尚書崑山王

公永和夫人卒得墓地於此勅營墓焉黃氏故
 物可見者一石人半身裳衣之制儼然今壘石
 墻下瑩墻石窻一方雕刻極工緻今在王氏庵
 中墳下石甃小河亦極齊整今於淤泥中疏出
 通流

訓導吾豫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
 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侍
 郎曰是嘗攬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
 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

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
以請於兵部于公見公牘喟然曰奈何使應薦
士至此遽與準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莊伯和積澳名醫好詼諧一日李無易遣家僮
持簡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給之曰
若翁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
來人面稱名姓罰馱藥磨兩遭無易得之大笑
卽令仍負磨以還前輩善謔風味如此伯和子
允恭誠確老醫常往來吾家猶及識之

李無易名庸一字無逸積澳巨姓頗尚文學國
初坐累徙雲南發龍江寄親友詩曰不識雲南
路今過第一關

舊驛

連新驛前山接後山我心無愧忤天道有時還
鄉間徃徃見無易家舊物孫叔英家有洪武初
行鄉飲禮詩卷余爍序趙丹林龍角鳳尾金錯
刀竹二幅趙松雪小蓬萊三字刻匾字本顧玉
山家物顧一孫贅李字因在焉字初爲村氓得
之以其背斷草豢豕云野水舅家中吳紀聞殘

九東隱言 卷三
帙卽余得之而失去者先孺人嫁時青銅大鼻鏡皆李氏物也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日郡守况侯鍾行部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衆爲之驚慄侯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子鄉試就考者衆予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強之再三且擁予入察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

中

莊瑾字公瑾號采芝龍江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詩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於畫師法夏珪馬遠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爲人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己觴咏竟日畫或頃刻可成或數日不欲著一筆與同里沈夢萱先生契厚今沈氏收書跡畫本特多寒山拾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不媿古人詩帖有酒熟床頭雪滿缸南墟書屋正春寒

糟鵝掌

凍鱉裙等句其風

致可想見也

松江李墟沈夢萱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略通書
史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
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
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毘陵大
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卽走筆一律其
警聯有玉沙十里江村暮鐵笛一聲烟雨秋之

句吳思庵先生舉堪任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
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事頗相類
論今思庵集不載

程明道先生外舅彭侍郎思永行狀云蜀人以
交子貿易藏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稠人中如
已物公捕獲一人使疏其黨得十餘輩黥流之
盜遂絕此卽今京師小李之類小李云者意
爲昔時此賊之首猶健訟者所云鄧思賢耳
朱文公答鞏仲至曰用韻多所未曉古韻雖有

此例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興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又題黃叔垕楚辭協韻謂傅景仁云漢書高惠功臣侯表符與昭韻西南夷兩粵傳區與驕韻蓋本大招昭與遽同韻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入招韻正出此耳蓋字之從處聲者噉臄醪平讀音皆爲彊然則大招之遽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讀也公又有楚辭辯證上下卷此論尤多學者

不可不知

予在邑庠時庠友吳芳廷實家畦菜得故塚誌石見題云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常熟醫學訓科郁昇智其家相傳先世葬崑山高平橋西但不知其處耳至是得墓銘柘本與譜合欲訟之官繇是墓歸郁氏至今封樹蔚然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者嘗以公事至崑訪其祖壠錢云聞之乃祖吾家墳在學之西北故郁氏姻也學西北郁氏墓旁雖多地據地者以無所考不

大東日記 卷三
可得沈通理爲出其家藏雜錄詩文小冊有洪武七年縣人盧熊所作錢瑞妻章氏墓銘一通其文曰塋縣治西南郁氏先塋之東北據地者始無可辭錢且訪郁考其故譜乃知郁之婿有錢道判官郁衰有功於郁郁因以一子後之肩錢姓云兩家今通譜此二事出一家固甚奇亦可見墓文之不可無也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達賊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視師酣戰聞馬溺于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喫鷄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余尚書茂本熾父嘗爲鑷工茂本旣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鑷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茂本美風姿有俊才爲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曰此子外材好內材何如茂本應聲曰熾有詩八句其首句曰外材爭似內材高餘不能記又一日茂本方與諸生會饌一微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

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

范啓東言 長陵於書獨重雲間沈度於畫最愛永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暹之內父錢塘蔣暉字法歐陽率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進亦坐是云

霹靂於邊墩高處歲恒有之震死者或不見其人其擊屋柱椀杆之類常見其破處有痕似鐵線路或云螫龍所藏或云龍變化而起又或云毒蟲被擊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極巧如人被擊火或燒其著體衣一層無遺其外衣仍存若一傘或竹骨皆化惟蓋柄則皆如故如擊塔廟數佛竝坐其一粉碎其傍諸佛儼然亦有移置他處者此類甚多惟擊發之時雨輒驟輒有火有硫黃氣此則皆然也先儒於此成說多矣而亦不悉其故豈亦以神不當語故耶

中貴有再遭營火者珍珠皆灰化玉器窰器或裂或變淺黑色惟諸色鴉鶻石愈精明

嘗見胡毘陵應酬詩文藁皆片紙滿書聞其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窓罅不棄也今日聞王鹽山凡屬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旣騰畢卽以作繩絞仍漬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牘或寫鄙作字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喜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豈亦性然哉

文章家誤用古人爵謚文意字義近世雖名人不免熊敬方胡祭酒皆以程明道所荅御史之問爲御史馬狀元陳侍郎以余襄公爲忠襄許道中詩多以擅場爲擅揚之類是也

水東日記卷三

水東日記卷四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正統四年廷試榜出華亭錢溥原溥倣宋人王
 十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大伸脚猶
 能踏小張或者以其言近於忿易之曰頭上小
 張纔踏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會試崑山張穆
 敬之第二溥第三廷試第二甲崑山張和節之
 第一溥第二而和則穆之母兄也

予馬營小詩有天門行看六龍車陳少卿和韻
有將軍還數李輕車或者非之不知唐人飛步
登雲車垂鞭直拂五雲車太平天子駐雲車君
王正候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性命逐輕車
車字皆尺遮切昧者槩以九魚切車字爾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
史其均稅額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
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
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

升五季錢氏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
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
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
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
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
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
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
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餘姚陳惟寅先生教諭崑山頗喜談風鑿嘗曰
舉子梁昱當甲科瞿泰安不失副榜况家貧宜
亟就也未幾部檄先生會試同考昱泰安治禮
記先生本房也比揭曉泰安名在第五昱不第
先生嘗謂余曰吾宦不達忝預主司兢兢焉圖
稱任使榜未出之夕猶停燭閱首卷加精考焉
以爲亦天下士孰意爲吾泰安也使知爲泰安
吾誠避嫌當棄之矣拆卷時尚書以下皆屬日
首得岳正衆皆曰得人次陳鑑次某衆皆云然

至泰安吾爲之驚愕且無一人有言少間幸監
試白御史圭曰此亦當在此我知之矣我同官
項御史曾推此人使無御史言吾汗流面熱恨
不卽死也噫名聞不揚朋友之過誠然矣泰安
於經學有工夫但岳陳等素有聲太學泰安舉
自鄉縣未爲都人士所知耳昱美丰度有孝行
學亦純粹蕭祭酒亦許其文必在甲第竟以國
子生選平定知州泰安官至刑部郎中與昱先
後皆死矣惜夫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

微吟曰四鼓蓼蓼起著衣 午門 朝見尚嫌

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 察者以

聞明日 文華燕畢進諸儒諭之曰昨日好

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後

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

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

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

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

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 請就逮周文襄公其

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

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某如此具本無乃得

誑 君罪公笑曰在法惟 奏事不實耳聞者

乃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王抑庵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

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
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
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
嘗爲兗州知州旣視篆卽具奏以印文充字
誤類袞字

上不怡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袞哩幾被禍弟熙字
公暨睢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藿鹽清
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

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范啓東聞之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
當先有跡者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
勝學圖畫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後若琴奕猶不
失爲清士舍此則末技矣啓東善花鳥有談論
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京師人稱范葦齋先
生云

歐陽文忠公平生聚觀金石刻動數百卷題識

真蹟甚多嘗自言平生喜學書見筆輒書又云
惟賢者之書能久存何今世見歐書僅僅少也
惟東坡居士書崖鐫野刻幾徧天下予嘗戲謂
東坡平生必以石工自隨不然何長篇大章一
行數字隨處隨有獨異於諸公也

聶大年詩三十年來作家絕唱也有文集若干
卷袁衷主事愛其醉後跌起口占詩云老我不
勝金谷罰傍人應笑玉山頽之句王翰林稱其
願得明朝又風雨免教行李出都門而吾友張

篠庵喜誦其送僧十年湖海孤舟別萬里雲霄
一錫飛以爲不能忘之但未知大年曾以此爲
極致否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
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
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爲指揮杜衡
所誣以魏尚書源覆 旨而衡貶廣西繼爲部
卒李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
揮張英嘗 奏今總戎石公蔚州千戶張宣
奏劉侍郎璉 朝廷皆寘之死
祖宗扶掖人材之心其盛如此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
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
羅篋相與惋嘆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
今日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
臣緘默無補病 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

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
言誠是科中藁明早當就君取觀旣而盛曰兩
事須先後言蓋言群臣 朝廷寬大多不從言
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竝言之萬
一止下戒飭之命再舉則難然必得群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偕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佯
贊可行而無實心且互爲推讓無肯居 奏牘
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中官事
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學士言事中及之外

人來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
中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
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叙 奏有言此
亦有例見行侍郎儲懋卽揮筆批定盛因曰此
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合辭上請

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鑑力贊會 奏蓋陳
亦受謁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
日兵部有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
但當觀事體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

已行因論列而卽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
而上負 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迺易批
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 奏南京沿江盜賊
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
當准擬盛曰錦衣官較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
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
日又因馬顯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顯意欲裁
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對衆又不言金尚書
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

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內府工作答應之人多與軍職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卽查行旣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當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僞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任在已者然我名之爲葉少保云蓋例凡中外陳言奏皆禮部於內府會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

無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寶號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違衆矣

予爲舉子時聞同舉者云國朝狀元多不能至金帶時陳泰和馬臨胸曹恒山皆在內閣未幾三人皆進官侍郎盛矣已已以來商同年繼之彭純道又繼之商亦至金帶今馬曹逝矣陳謫戍商歸田惟彭預閣事官太常少卿云

今人燕客杯酌勸盡飲曰千歲南北士人多亦然但莫知其字義意者爲請噍卽唐人噍酒之

水東日記 卷四
說也

鮮于困學壙志趙文敏公書小楷精絕篆筆出石鼓文少師廬陵楊公得之吳人武昌陳士謙家藏文敏自書哀困學五言古詩一首行書亦佳又有困學小像亦元人筆但後書虞文靖公所作贊非真蹟兩卷予在科時常於士謙家見之欲約吳中書希純描像士謙臨行草劉廷美上舍臨小楷作一卷藏之竟不果

尚書呂震前左都御史劉觀皆洪武中人物熟知政事故實故廷論之際每下視諸公然皆鮮學術欠清謹諸閣老嘗短薄之蓋亦繇此景泰中廣西憲司 奏土官副巡簡犯賊王文都御史以爲土官多世襲當初犯復職再犯具 奏定奪後經革申明蕭都御史覆 請又益以以夷治夷之言殊不知諸司職掌所載湖廣四川雲南廣西世襲土官者如廣西右江之岑黃四川之田楊宋元來世長蠻夷其種類謂之土人如猺人獞人之云蓋本邊夷故凡取問必請

旨發落必具。奏今廣西土官副巡簡雖間有
猥獍而軍民籍人民爲多廣西多正統中所授
廣東亦間有之蓋如陰陽醫官之類以其爲本
土人且同流官署事故名土官以別之非彼土
官若也又天順初元四川重慶民鄧錕陳言有
云交易銀兩罪同黨惡寇公乃叅爲誕妄之言
不知其爲洪武禁例中語此大臣所以貴無事
不知漢魏相之爲名相有以也

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
千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
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宋黃震東發嘗采董槐丞相之說以大學經文
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兩節并知本聽訟
一節爲致知格物之傳矣後來王與卿又以近
道兩節釋格物致知聽訟一節添釋新民草廬
吳先生答田副使書固已深非之。至謂不識文
義譬之打破玉盤爲言當矣。或者又謂草廬嘗
摘此三節爲傳之五章見其門人袁明善所述

大學中庸日錄中何耶

先舅氏野水周先生念先外祖之無後有歲時祭甚盛德也而吾友進士鄭時又以其家產醫世承薛氏之業乃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顧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晦翁答汪尚書書有宋氏追禮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旣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

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

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
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
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
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
爲如何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爲庫
閩人以口爲苦走爲祖是也吾崑山吳淞江南
以歸呼入虞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灰字韻
如是者多又不可曉也

水東日記卷四

水東日記卷五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授觀以前亦可數也
近年有陳鑑王翱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寇深
軒輓鑑翱善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
以超進輓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始於王
靖遠麓川之役已巳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

靖遠者侯尚書璉也于少保在 京師王鹽山
馬滄州之於兩廣石璞於關外於湖貴王來嘗
於湖貴皆是 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
撫總督稅糧始也

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子赴廣時謁之尚強
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 聖德 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
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公笑曰無之因詳舉四
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某使外濱行面諭曰人言 東宮所行多

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 奏來

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某至南京

旦晚隨 朝 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見 殿

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 朝勳臣某

者語譁侍衛槌之仍口 奏有 旨不問既退

朝亟 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

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媿其

心 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

水東日記 卷五
二
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
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回 奏令所從較尉給
驛驢齋 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 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
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
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小時某
爲都給事中數日

上召吏部特陞某禮部侍郎吏部 奏禮部缺左
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某爲都給事中已叨受

上知每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
以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尸部
輒欲差巡撫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
用退偕士奇等覆 奏比年糧餉多稽差部屬
官動數負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等
若干人

水東日記 卷五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後言某等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負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事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也先犯土城亨與于尚書等在軍

中損軍敗將頗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譴罰者兵科以爲言

上命特示亨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輦轂之下自專誅戮非宜王忠毅公麓川之舉則異是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土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

東坡詩 卷五
四
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有調
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
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其把飯
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于培歛待之如一不以
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
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
挾其庶長子 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
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爲
謝則卻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報 國

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
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培刻與柳大異然
猶能文飾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
地矣其畧亦見盛 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
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
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
司以此見忤達官其然豈其然乎晚年被徵修
前史至京而卒予嘗比之梅聖俞宜也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旣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肯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 國家後門我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

昌時爲斷事云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強虜視之嬰兒耳又舉負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嘗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爲公曰我非其人曰然則爲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佐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爲大將彼有時名者爲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

備他日之用矣

故事凡各部請

勅行事該部備詞奏 請既得 旨移文翰林即

令文淵閣下學士依 奏草 勅不能異也景

泰六年正月獎勵獨石殺賊一 勅獨不然兵

部 奏獎勵 勅詞則多譴責且當時有 旨

發兵是宣府總兵等官所 請無預獨石而

勅獨石云爾等 奏要發兵又全非事實予甚

訝焉蓋維時閣老以權臣自任不復顧憚惟其

意之所欲爲矣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 文

華殿

上喜見眷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吃粥矣事固無

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

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

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

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張學士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
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游皆有志作文
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題士謙藁先就仲
昭見之卽不復下筆旣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
愈已也亦然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
思永爲明道母舅事文類聚以閭門要路一時
生爲侯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刊刻皆然
所謂氏族大全尤甚湯公讓指揮以博學強記

自許一日劉草窓家偶及趙明誠湯以爲趙抃
之子予偶記抃之子屹岬明誠則宰相挺之子
也湯大以爲不然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
日當考書負者作東道耳湯退旣詳考得實乃
携氏族大全叫呼而來曰本子誤我矣近考廣
州十賢李朝隱一作李尚隱因訛而爲李商隱
亦出氏族大全云

珠池居海中蟹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蟹丁皆居
海艇中採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

繩繫諸蜃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
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
初尚沒水取人多墜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
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
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
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
法無踰此矣

珍珠初採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
次年採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
一升重四十六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顆計一
斤重云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洪云

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爲
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
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梈
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
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事
遂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 京師廉夫

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贛湖貴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有論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內批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頗不滿士論天順初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咲風流老叅政畫船簫鼓下西川

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

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噐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見焉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

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公榮曰吾見人臣以佞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

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
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近年大臣各醵白金送寺觀祈報行禮云始於

陳汝言 萬壽節亦然云始於楊鴻臚左闕門
上紅墻下黃瓦小直房舊爲內臣所居今爲大
總戎候朝處云始於石亨 東長安門榨子外
各堂上官團作一揖而後各就輿馬亦云始於
亨予前年入京見此豈皆所謂時變耶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
卿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
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怕蘑菇與線香本資
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

長

耿恒庵云吳思庵集解小學翟黑子章取熊氏
所解脫字二十一字可刪蓋吾自導卿脫與下
文吾欲爲卿脫死脫字同非但文字可憑而我
導爾脫詞理亦皆無可疑也

李祭酒先生哭姪詩所謂朝餐對案渾無味暮
騎逢人不記名其死生骨肉之情溢出言表真
不媿於祭十二郎文矣

中書舍人盧儒字爲已號重齋崑山人博學能

文善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誠亦
時流罕及或請文藁曰吾有腹藁耳吾昔備顧
問翰林一日上促雪賦急諸公未卽就小子一
掃蕭狀元見之吐舌走去其文今多不傳然其
爲人頗類迂僻陳孟東者招飲入門偶見胡仲
子文一冊席間飲食外手讀此文不已不與衆
接一談雖誚之不復顧也一日鄉顯宦往候之
讀書閣中久不出其子姪請之至再曰客候久
矣遽答之曰爾何知彼曾讀何書來

景泰中盛 奏旌褒用兵地方死節之臣以浙
江都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爲首蓋兩人皆有賢
能之譽又其死綱出倉卒晟極慘酷最灼灼在
人耳目也後數月偶得御史林廷舉按兩浙時
封事藁亦止以兩人爲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
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於人心士論之公
豈亦忠義餘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
山歌中亦多可爲警勸者謾記一二月子彎彎

水東日記 卷五
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
少漂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鶉鴉啼見說親爺娶
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恓

水東日記卷五

水東日記卷六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叅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臣踈於文
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
機密遂以叅贊叅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
今戶部尚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
戶部侍郎崑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
政會稽周頤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

固璉則叅政顧則叅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
滿九年陞俸二級再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
所稱至提督重矣若王靖遠之總督文臣軍旅
之權極矣天順初一切革去都御史白圭在湖
廣摘勅中語署贊理軍務辛巳勅盛協同
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彪贊理戎務同
時數勅皆云然惟顏彪一勅內云軍務盛
仍之云

顏征夷云都指揮馬良最爲

上所愛嘗得騎行 禁中中官以爲言 上曰吾
欲壓馬爾中官又言此當屬 御馬監官 上
亦不之罪也良妻亡 上每慰問之適數日不
出 上有問左右以新娶對 上曰誰耶曰寧
陽侯女 上喞然曰信有之此厮夫婦之道尙
薄而能事 我耶屢杖而踈之
紀載之言固有張大太過者適足取疑於人疑
此之過而并不信彼之實所損誠非細也劉靜
修讀史一詩真可謂前人所未道而後人莫能

繼矣嘗觀岳珂所紀乃祖裨將死焚出箭鏃固已厭之近見歐陽子書錢思公家珊瑚筆格事乃知歐陽子尚然而况珂乎

參將范信兵既入大同里俘獲甚多旗牌官人給賊婦二人值昏暮拘繫一室中夜哄然視之乃三四人就雉經也此猶或怵威懼死而然又有一烈者焉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嶺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

無之亦何人無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賊猶不忍負賊使婦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耶吾於是知事人而二心者之有罪也

廣州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其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

是已

顏總戎養痾廣州問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二人先後至先叩李名遠曰汝術較梁萬方何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叩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錄功籍衆紛紛請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大夫者妬賢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

膝惟進身固位之利是圖者視彼二人寧不愧死哉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尙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凡公文承

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強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今止稱六科亦未爲當也

都督喜信回回人兩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達達人阿魯台之孫也兩人不供佛不禮神

不拜屍殯曰吾回回俗皆然達達則間有之佛
本夷人固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弔祭之禮不知
則是其自異於華夏矣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
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
室聞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聚未嘗與諸司
羣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廬幕次惟中
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嶺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奉蕭王問
之則曰鄼侯蓋以鄼侯嘗督饋運故也其配則
吉知陀聖母旁卧一犬則曰厥神甚矣其可笑
也廣西桂林府倉土偶淫鬼尤多金書其扁曰
倉王之祠皆嘗除毀易祀城隍之神蓋周文襄
公於蘇松諸倉嘗爲是似爲近理從之廣東德
慶州儒學櫺星門右像祀護學佑善大王云甚
靈教官懼禍不敢撤因出案毀之易主趙師旦
諸公云

試錄自宋崇寧中霍端友榜始當時本今不曾

見嘗見元時廷試錄家狀初授官及所對策皆在焉 國朝鄉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洪武永樂中考官有儒士主考官同考者序文亦不拘篇數其序文禁稱公考官止用實授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官三代或書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兩京序文稱臣餘皆具姓名皆因襲之舊今年廣西以却總兵鎮守而并衆人不書姓名則無謂甚矣

陳汝言寵幸時一日論學士進官或以過多爲言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今何謂多耶於是同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便巧類此嘗聞曾狀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後得侍講學士太宗一日顧近臣曰曾榮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之早也

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礪人才如此

孫狀元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上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壓所居屋脊天明語畢而都給事中勅命至駙馬都尉周

九東野語 卷六
君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已而
被選皆奇夢也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蓋前元及
建文中有此銜號宋以觀文稱殿尙云誤犯煬
帝舊名 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
尙因之耳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聲
稱籍甚爲紀綱所間死

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葉惟潔
云乃祖錢塘知縣宗行以廉能獨爲新所重比
卒新爲文手書祭之真蹟尙存監丞阮隨云浙
人能道新異政縷縷如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
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
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
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
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廣東
陳僉事濂云周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
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爲用三內相之徵舊又有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亦及正統內閣大臣因子不預選又重加箋註亦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嘗計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卽與刑部尙書開濟創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子前年過金陵燕今

刑部尙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自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况六經已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爲進取計能怠學者求道之心故也昨聞欽謨言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吳祭酒節者祭酒亦却之曰吳思庵先生子鄉

先生也其人且達尊况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
何敢序也祭酒固李先生高第弟子云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
尚書海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
頗不相能未幾王陞戶部議事常期于輒不得
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叅政孫原貞王
來薦代之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
議事官入 朝常先期 奏止之七年夏聞四
川侍郎羅綺將至 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

以禮待下之意予協贊嶺北與今年尚書富寇
都憲深李都憲秉皆在 奏中又聞兩宰執之
子皆領欽取舉人固虞事變將作矣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爲童
卯交翰旣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輒諱
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
以其事語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
而復疑其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
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他腸其

於翰特篤於故舊爾先生其亦厚德之士哉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惜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崑山郊直正夫顯於宋熙寧元祐間事具玉峯志中吳紀聞等書近見南海志載正夫脩東城記一首正夫著述甚多袁子英猶及見其寄太倉隆福寺妙觀師詩百韻今皆不復可見矣因

錄記文於此 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廣州新城成其謀之於龍圖直學士呂公居簡之爲經畧而考之於太原王公靖之爲轉運使也呂公之治廣常患舊城不足以容民而議爲西城者皆以地處卑薄毀民居者衆而不可爲者久之因得郡治之東古城之遺址將以益城爲請會移滎陽朝京師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詔以王公經始而責成焉命下之日公卽約古制調廣民而借其力得七十萬售材於屬縣

得八萬爲甃於北山得五百萬皆因民之願爲浮圖者請於上得錢五千萬以給其費始於二年之十月庚子朔而成於是凡爲日一百二十有六爲城袤四里爲濠以環其外爲樓櫓五十有一爲門二實舊濠之兩端合子城而爲一初役之興議者皆爲籍列郡之財積數年之功而後可成及是不資於公不取於民工雖踰時而民之出力遠者不過十日故廣之民見役之興而不知其力之勞列郡之民見城之成而不知

其役之興議者始服以信嗚呼何始慮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興天下威德及遠四夷萬里之貢不絕於道廣雖限在嶺徼百年之內無雞鳴犬吠之警迨
叛民始被其害迄今十五年
六年認認然日憂屠僇之慘燔滅之暴茲城之成穉老相慶昔之
而驚馳者

因已按堵而無虞矣夫興大役而不擾於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厲之憂而獲安全之幸其爲利固豈小哉竄旣樂聞朝廷憫仁

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公敏於有爲故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詔於後敢記其歲月云時熙寧三年四月望日

或曰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今按高詩見姑蘇雜咏范詩則不見於集不知何所據也附記之范云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峩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會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間往往有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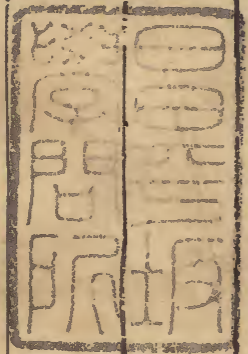
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睿意極眷賞之

松江老儒天台陶九成所著書頗爲楊文貞公

所不取蓋如所謂書史會要是已使其見南村
 輟耕錄當更不取錄中頗雜滌褻事可鄙也近
 聞說郭百卷尚存其家有九成塗改去取處不
 知如何其亦未成之書歟

獨石書板刷墨用帶毛兔脚廣州則大香櫟厚
 皮又獨石苦寒處素不產藤竹人家籬桶等用
 則取綿柳條爲之不異籐竹也乃知天地生物
 不絕生人之用顧用之者何如爾

陳都御史智以教官多猥茸且鋒鋸畧盡難稱
 激揚之任以是不得任御史有輕薄者恨之作
 詩曰陳智如何量不寬斯文不許入臺端誰知
 今日爲民去曹泰分明是教官以智去坐泰言
 災異故也夫無人不可用况教官乎顧其人何
 如耳教官如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
 也泰復陳姓今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卷六

乙丑夏六月

水東日記卷六

述三讀過

出秦鄭刺按今古僉潛潛史風悲致辭云

故互嫁官故今之懸尚書鯉平尚書富何何也

災異姑出夫無人不可用災嫁官平願其人何

今日為刃去曹泰令用其嫁官以賢去坐泰言

精曰刺賢故何量不實禮文不精人臺辭精故

幾懸之到以是下辭升幽史休鯉載昔地之計

55

水東日誌卷六

